

# 沉默的力量——《长日将尽》中的日本美学与叙事空白研究

范蓓璇

河北大学, 中国·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 本文对著名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展开分析, 聚焦作品中展现的独特叙事风格与日本美学特征。通过引入“间”与“物哀”等日本美学概念, 本文力图深入剖析小说主人公史蒂文斯第一人称叙事中的不可靠性、沉默性与回避性, 作者石黑一雄是如何通过有意识地营造叙事“空白”将巨大的情感张力埋藏于字面意义之下, 并成功地将一种东方式的、内敛的审美体验与西方文学传统相交融。

**关键词:** 石黑一雄; 《长日将尽》; 日本美学; 物哀

## The Power of Silence: A Study of Japanese Aesthetics and Narrative Blanks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an Beixuan

Hebei University, China Hebei Baoding 071000

**Abstract:**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Remains of the Day*" by the renowned Japanese-British novelist Kazuo Ishiguro, focusing on the unique narrative style and Japanese aesthetic features presented in the work. By introducing Japanese aesthetic concepts such as "ma" and "mono no aware", this essay aim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nreliability, silence, and avoidance in 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 of the novel's protagonist, Stevens. It explores how the author, Kazuo Ishiguro, consciously creates narrative "blanks" to bury a huge emotional tension beneath the literal meaning, and successfully integrates an Eastern, introverted aesthetic experience with the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Keywords:** Kazuo Ishiguro; *The Remains of the Day*; Japanese aesthetics; Mono no aware

### 0 引言

著名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 生于日本长崎, 6岁时跟随家人移居英国生活。受两国生活经历影响, 石黑一雄的创作风格有着较为明显的跨文化性, 他将日本文化、美学传统与英国文学传统相融合, 展现出石黑一雄独特的叙事风格, 即表面平静克制, 实则于无声处听惊雷、暗藏着巨大的情感波澜和力量。石黑一雄代表作《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于1989年出版, 同年便获“布克奖”, 2017年, 瑞典文学院揭晓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石黑一雄因《长日将尽》获此殊荣, 可见对《长日将尽》中所体现的对人生旅程的探索精神的认可。该书透过英国管家史蒂文斯的第一视角, 讲述了其在三十余年间为达林顿勋爵服务的经历, 向我们展现了个人关于尊严、悔恨与自我欺骗的生命旅程, 也折射出当时一战与二战之间那段非常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

表面上看, 《长日将尽》是一个充满英国元素的故事——由一位英国管家讲述自己为英国贵族达林顿勋爵服务的三十余年时光里的种种经历、英国贵族府邸的历史变迁以及英国的乡村风景。但通过阅读本书, 我们可以发现其内在的叙事节奏与情感表达方式渗透着浓浓的日本美学精神。石黑一雄虽然从小时候便已离开日本, 但日本传统美学如“物哀”(もののあはれ)“侘寂”(わびさび)却通过家庭教育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并影响了他对美学观念的思考, 而这种思考在《长日将尽》中得到较充分的展现: 小说叙述充满含蓄、克制、隐忍, 但在这之下读者可以感受到巨大的情感漩涡。而小说的主人公史蒂文斯的叙事声音全程作为主线出现, 其极度克制、回避情感的方式, 与日本美学中“言外之意”“余韵”和“间隔”的理念不谋而合, 并创造了一种需要读者主动参与的“叙事空白”。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在《长日将尽》中“间”和“物

哀”等日本美学概念是如何形成独特的情感张力，而日本美学与“叙事空白”相交织的现象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而石黑一雄通过在小说中有意识地营造沉默的场景与氛围、刻意回避的回忆、省略的情感表达等叙事“空白”，激起读者好奇心，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在作品中潜藏的巨大情感力量，成功塑造了史蒂文斯这一不可靠的叙述者形象，并为读者在作品中营造出了一种内敛的东方式的审美体验，深化了小说关于尊严与历史的思考与反思。

## 1 日本美学概念：“间”与“物哀”

“间”作为一种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的美学与哲学观念<sup>[1]</sup>，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物理上的间隔或停顿，它深刻体现了日本文化中对“空”与“留白”的哲学思考。日语里有很多关于“间”的词，“間が悪い”（不凑巧）、“間に合う”（赶上）……这里的“间”大致是指时间。和人交流，日本人特别重视“间”。留给对方思考，双方同时安静下来一起沉思的时“间”，是日本各种场合，特别是商务场合、与人博弈时的沟通美学之一。易安<sup>[2]</sup>认为“间”是日本人生活、文化、艺术的重要关键字，而由此而生的审美意识是由时间、空间被切断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距离感而成立的。这个距离感是由独特的断绝所创造出的，既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的美。在日本民众看来，“间”是蕴含无限可能或意义的空间，是呼吸的节奏、情感的沉淀以及意义涌现的关键时刻。许多日本当代建筑中都体现了“间”的审美元素，在叙事层面也不例外。在叙事层面上，“间”可以体现为对故事情节的省略、在对话中沉默、主人公情感的压抑以及叙述的停顿。作者运用“间”其实就对读者提出了要求：正因为留白较多，读者在阅读时需要主动调动想象力来填补文本留下的空白，使得读者对文本有更深参与感和情感融入。

“物哀”一词最早由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出，他评价《源氏物语》是对周遭的人事和自然，怀抱有细腻微妙的感受力，并由此将这一特质提炼为“物哀”，将日本文学的本质归纳为“在于物哀”<sup>[3]</sup>。所指的“哀”，是人的各种情感，高兴、有趣、悲伤等都可称为“哀”。后人将“物哀”的范畴进行拓展，延展到对世间万物变迁的审美感知与情感共鸣。在叙事层面上来说，“物哀”并不是直接通过情感宣泄来实现，而是通过对一些特定场景的细节描摹与刻画来营造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氛围与意境，从而唤起读者心中触景生情之感。这也就意味着，“物哀”的这种美感是否产生，与作者的描述、读者的主观感受与共情密切相关，即“知物哀”。

如果将“间”与“物哀”共同放在叙事学框架下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相通之处——作者通过对“间”“物哀”的精心设计来邀请读者深入到文本内部、深入到人物内部并参与其情感体验。而这又与“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理论存在一定的关联。赵毅衡先生认为，不可靠叙述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一致，包括“全局不可靠”和“局部不可靠”。<sup>[4]</sup>前者指文本叙述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可靠的地方，后指个别词句、个别段落、文本个别部分表现出“局部不可靠”。<sup>[5]</sup>在《长日将尽》中，叙述者史蒂文斯的不可靠性在于他对一些回忆的模糊表达、刻意略去。而通过了解“间”与“物哀”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美学概念，或许能帮我们理解，叙述者的这种“不可靠”并不一定是源于叙述者内心有道德缺陷或是认知局限，而可能是一种根植于其文化中的一种情感表达习惯或方式。《长日将尽》中，叙述者史蒂文斯通过极度克制的沉默、回避，来包裹住其无法直面的创伤和情感。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叙述中的缝隙窥见主人公隐藏的真实情感，去感知史蒂文斯未曾言说的、更为真实的情感内核，而通过运用“间”“物哀”等日本美学理论，本文旨在提供给读者比“不可靠”叙述更有文化关联性的分析与思考。

## 2 文本中的“间”：沉默、回避与叙事空白

阅读《长日将尽》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裸露的人心、流逝的时间和压抑的悲剧。明明看似很抽象的事物，却毫无障碍的浮现在读者眼前，无力感、压抑感、伤感一并如同浓雾围绕着自己，石黑一雄是怎么做到的呢？在《长日将尽》中，通过史蒂文斯极度克制、情感回避的第一人称叙事，石黑一雄巧妙的搭建了一个“间”的叙事空间。这种“间”体现在史蒂文斯在某些事情上的回避与沉默，也体现在以史蒂文斯为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和一些情节的空白中。表面上，叙述者史蒂文斯的话语是由职业管家的刻板与正式所建构的，实则是因为其长期情感压抑而形成的巨大情感深渊。

在语言的“间”层面，史蒂文斯的叙述中迂回表达和情感回避体现的较多。他借助管家这样的职业身份，抒发个人见解和情感时冷静而克制，将可能引发情感波澜的事件轻描淡写或直接跳过，同时也将自己的情感起伏隐藏在管家这一职业之下。在父亲临终之际，史蒂文斯选择以“忙”为推辞，压抑自己的悲痛情绪继续服务宴会。而石黑一雄在处理这一部分内容时，冷静地描述了史蒂文斯的专业行为，而将其在面临父亲即将离世是否要上楼看望父亲最后一眼时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几乎完全省略，

其心理活动只能在小卡迪纳尔先生询问其状况是否安好时勉强得知一二。这种省略性描述是静默叙事的一种重要形态,即如涂年根<sup>[6]</sup>所说的,作者刻意在叙事文本中创造一种“有话不说”“欲说还休”的现象,这种“空白内容”的遗留往往会使叙事接受者投入更多的认知注意和情感来填补自己脑海中的“空白”,而这种静默叙事所体现出的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声音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从而达到隐而愈现、一默如雷的叙事修辞效果。作为读者,在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不合常规的情感表达后我们也会受到强烈的剧烈的心理冲击,不由自主将自己代入到史蒂文斯的位置去思考他的行为动机。同样,在他与肯顿小姐的数次对话,比如当肯顿小姐宣布订婚的消息或在夜晚敲门希望交谈时,史蒂文斯的态度往往是沉默、躲闪或者转而讨论公务。这些对话中的“静默”和“停顿”,是日本美学“间”的体现,它将主人公本应该宣泄的情感悬置在空中,并在这个空间里积蓄了满满的令人窒息的张力与冲击力,迫使读者去感知他们未说出口的爱意与遗憾。

在情节的“间”层面,在《长日将尽》这部小说中石黑一雄设置了大量情节空白。比如,透过叙述者史蒂文斯的描述,我们很难看到对达林顿府在二战期间所扮演角色的客观叙述。史蒂文斯作为管家亲历了一场场会议与辩论,他却对其前主人达林顿勋爵的纳粹同情行为以及自己可能的不当参与讳莫如深,我们仅仅只能通过卡迪纳尔先生等人的指控来猜测事件原委。同时,叙述者还采用了暗示等方式向读者间接透露事情的走向,比如在小说中读者可以通过叙述者对府邸衰落的描述、某些会议的模糊记忆来推测达林顿勋爵身败名裂的原因、达林顿勋爵在历史问题上可能犯错的经历,但这些单从叙述者史蒂文斯的视角是无法明确得出的。这些情节的空白并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一种精心选择的策略。它使得史蒂文斯的个人悲剧与宏大的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而读者要做的便是像拼图一样将碎片信息进行整合,从而更深层次的体会历史洪流对个体命运的巨大影响以及史蒂文斯自身悲剧酿成的原因。

最终,情节的“间”与语言的“间”都汇聚成了情感的“间”,并通过史蒂文斯的不可靠叙述达到顶峰。初读《长日将尽》,读者可能会完全听信于史蒂文斯的叙述者视角,对其叙述不加怀疑。但随着情节的深入发展,我们会发现史蒂文斯叙述的不可靠性。但是令我们意外的是,他的不可靠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欺骗,而更像是一种自我欺骗和保护机制。正如本书中经常谈论的“尊严”一词,史蒂文斯也不断用“尊严”“敬业”等概念为自己的一生辩

护,但其言辞表面的平静与自信,与其实际内心关于人生虚度的悔恨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而这就是情感之“间”。而读者并非被动接受并相信史蒂文斯的叙述,而是主动思考叙事逻辑并清晰地看着史蒂文斯如何一步步回避真相、回避其内心深不见底的悲伤。文本结尾处,他与肯顿小姐重逢后,独自坐在海边长椅上,偶然遇到一位与他年纪相仿却衣着随意的陌生人。在交谈中,他袒露心声:“我倾尽所有为达林顿勋爵服务,如今却发现,我真正能奉献的已然不多。”<sup>[7]</sup>而陌生男人则劝诫他应当享受傍晚这一时刻,享受他的人生。这一刻,看着码头彩灯亮起,路人来来往往享受着美好而又平静的傍晚时光,巨大的情感洪流终于冲破了此前长达数百页的沉默与回避,史蒂文斯意识到,傍晚虽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但也孕育着新的美好与希望。经过漫长的人生旅途,史蒂文斯终于找到了通往内心花园的小径。

### 3 “物哀”的共鸣:空白如何言说情感

在《长日将尽》中,石黑一雄不仅利用“间”构建叙事张力,更借助日本美学中的“物哀”美学理念,使这些空白成为传递情感的工具。所谓“物哀”,安小康<sup>[8]</sup>认为,强调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敏锐感知以及情感反馈,并非单纯的悲伤,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度洞察,以及对人生无常的深刻体悟。它主张通过景物、细节等暗示,让读者主动共情,最终完成情感传递。

在本小说中,“物哀”最直接的载体是黄昏,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对黄昏有极为细腻的刻画,给读者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黄昏的意象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并不只是代表一天即将过完的信号,更暗含多层隐喻:对史蒂文斯来说,夕阳是他职业生涯的“暮年”,他已不再年轻,管家生涯即将走到尽头;是他曾坚信的“职业尊严”的幻灭,更是他对自己人生中已不可追的事物的悔恨与缺憾。这种对黄昏之美的关注,正是“物哀”的核心——它让读者在欣赏黄昏美景的同时,也为美好即将消失感到感伤。

达林顿府的“衰落”,则是另一个承载“物哀”的核心意象。战前的达林顿府何等热闹:贵族、政客频繁出入,客厅里讨论着国际大事,餐具擦得锃亮;可战后的府邸却变得萧索,最后还被美国新贵买走,成为其私人住宅。府邸这一物理空间的变迁恰好和史蒂文斯的内心变化形成共鸣。他看着熟悉的府邸逐渐衰落、变得陌生,就像看着自己毕生坚守的信念崩塌,那种“物是人非”的失落,不用他说出口,读者就能从府邸的变迁里感受到。

然而,石黑一雄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让景物独

自言说,而是将其与史蒂文斯的不可靠叙述紧密结合,共同激发出读者的共情力。《长日将尽》带给我们的情感力量不在于作者告诉了我们什么,而在于读者主动感受到了什么。史蒂文斯越是轻描淡写地用“职业尊严”来掩饰自己情感上的退缩,读者就越能透过这些话,看到一个被压抑到近乎空洞的灵魂——他不是没感情,而是不敢有感情。这种反差,也正是“物哀”能生效的关键。叙述者越平静,读者越想探究他到底在回避什么;文本里的空白越多,读者就越是会用自己的的人生经验去填补这些空白——有人会想到自己没来得及道歉的亲人,有人会想起错过的爱人,最终在心里生出一种自己的哀伤。这就是“知物哀”:读者不是被动接受作者给的情感,而是主动理解并感受到事物背后的哀伤,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审美体验。可以说,是读者替史蒂文斯“活”了一次他不敢面对的情感,替他“哀悼”了那些他没勇气承认的损失。

#### 4 结语

通过运用“间”和“物哀”等日本美学概念,石黑一雄在《长日将尽》中成功塑造了史蒂文斯独特的声音,用沉默和省略等叙事手法给读者创造了一种极具张力和感染力的文学效果。《长日将尽》向我们表明,史蒂文斯最终的醒悟,正是所有“空白”被情感填满的时刻,也是“物哀”美学达到顶峰的时刻。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学者可以像石黑一雄一样通过创造性地

融合不同文化传统的美学资源,为探索文学中的情感传递与表达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

#### 参考文献:

- [1] 梁献文. “间”的美学: JAGDA 2025 获奖作品赏[J]. 艺术与设计, 2025, 1(04): 84-87.
  - [2] 易安. 《后民族音乐身份认同》译介研究[D]. 西安音乐学院, 2023.
  - [3] 王向远. 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J]. 江淮论坛, 2012(5): 7.
  - [4] 赵毅衡著. 广义叙述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3.
  - [5] 胡显著. 石黑一雄小说的不可靠叙述——以《长日将尽》《远山淡影》为例[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22, 32(01): 108-112.
  - [6] 涂年根. 静默叙事的书写模式、运作机制及价值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21, 41(11): 101-107.
  - [7] Ishiguro K. *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M]. New York Vintage, 1990.
  - [8] 安小康. 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文学物哀传统与流变[J]. 名作欣赏, 2025, (26): 146-148.
- 作者简介: 范蓓璇(2001-), 女, 汉族, 河北大学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外国文学。